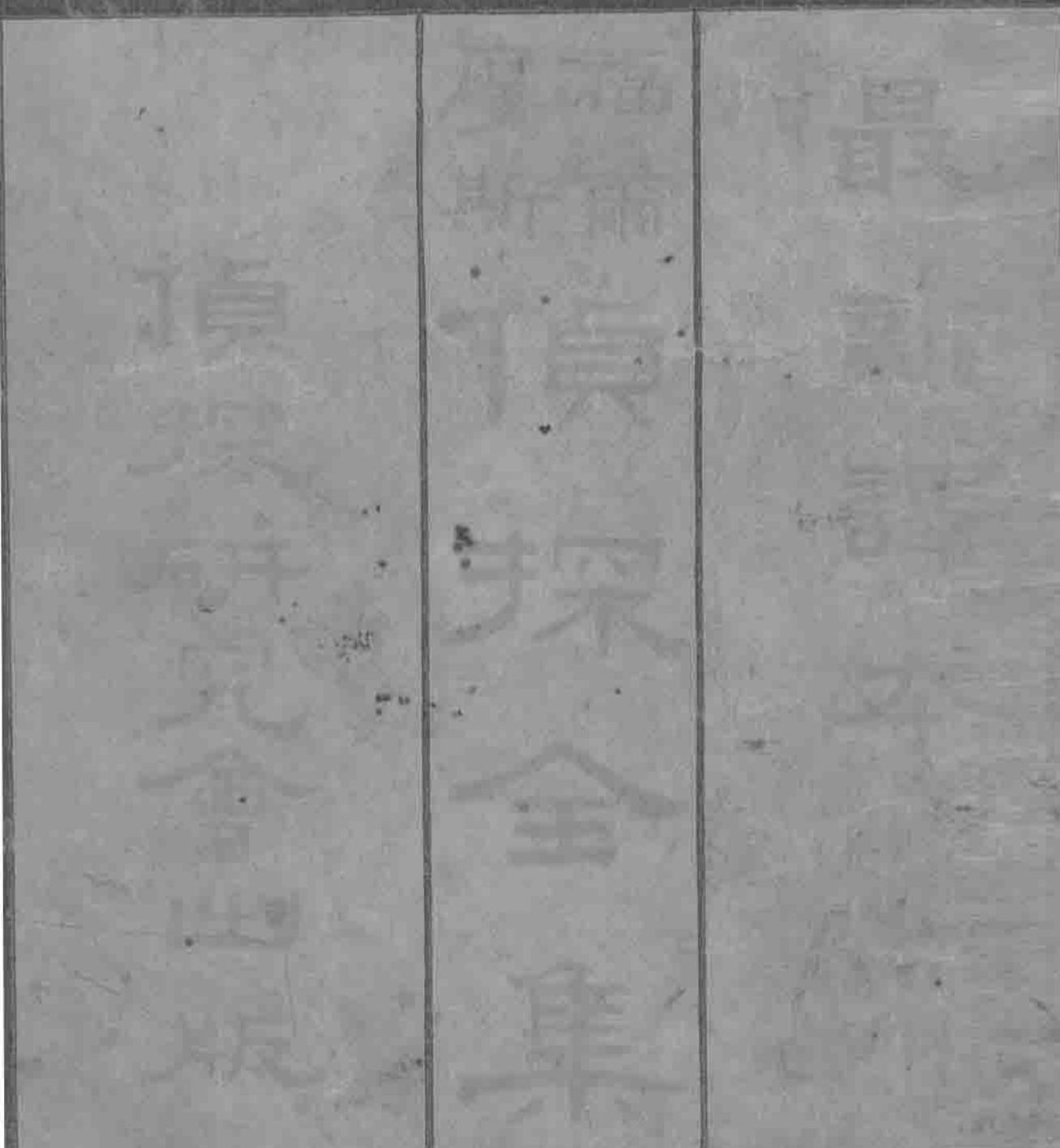


祐
本
廣
教
化
林
安



華生圖書集成公司發行

福爾摩斯偵探案

目錄

- 荒原祕室 張懲中
- 偵探爲盜 張燈
- 往事重提 老鈍
- 僱背老人 雞鶴
- 橘核案 黎曼陀
- 試題失蹤 寒心
- 繼父之毒 緑女士
- 夜半獨光 香草
- 鵝腹寶石 鄭劍雲
- 證券惑禍 半狂

偵探世界第一集

福爾摩斯偵探案

荒原秘室

(張慰中)

善惡
朱報

▲十二英里之悶葫蘆

▲水機何用耶

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夏。就余診察者。戶限爲穿。

等遇人無不稱道余術之精。名乃大著。

病人中多官吏來就診者。中有一吏。居伯定等

某日晨。余方睡。婢擊門驚醒。喚之入。語余曰。刻

斯的興。患危症。羣醫束手。而余投劑即痊。故彼

有二人。自伯定等來。候會客室。余意客來早。必

有急事。旋起身下樓。見余前所治之吏。自客室出。語余曰。有一傷者。爲我所引。祈君善爲治之。我有職守。羈身不克留此。言竟而出。謝送且不及。乃入會客室。見一人坐案側。軟布小冠置書上。一手束巾。上有血跡。年可三十。面呈威嚴。有病狀似受大創所致者。語余曰。清晨造府。抱歉。良深。昨夜身受大創。今晨得悉高明。故趨此。我名惟克都。姓海雖。業修水機。現住維多利亞街三號。余曰。君欲治非手乎。其人乃曰。君可治予之姆。指遂將血巾揭啟示余。見其手僅存四

指。姆指已全割去。余驗其傷。曰。非爲快刃所割耶。曰。屠刀所傷。余曰。君何不慎若此。曰。不。乃爲人所傷。余曰。噫。盜耶。曰。然。余卽洗其傷口。敷以藥。束以棉。事畢。詢其究竟。曰。一言難盡。無暇窮告。我將報捕。而事極繁。未卜能深究否。余曰。嘻。我幾妄矣。余友福爾摩師。凡一切疑難事。都可瞭如指掌。苟欲一釋疑竇。何不先適福而後報捕乎。曰。我聞名久矣。倘其願。將所事勘清。我喜甚。余曰。可。乃雇馬車偕往。至則見福坐室內。目注新聞。口啞烟卷。見余等。卽起相迎。寒溫之下。

卽引海睡榻上。與以飲。謂之曰。觀君狀。非欲我相助歟。請述顛末。徐徐而道。急則恐傷貴體也。語頃。遂向余坐。而面對海君。

海曰。今日一見。足見足下才高義重。君能助我一臂。則銘感之不忘。余住倫敦。少習水機之理。尙未成婚。二年前。二老棄養。產業爲我掌握。乃自設一肆於維多利亞街。業修機。誰知肆設二稔。所入不過百鎊。早夕幽守。無聊之極。因思入不敷出。終非善策。擬將肆閉歇。別謀機緣。豈料事有偶然。昨日店夥接入一客。身材中等。骨瘦

似柴。衣服麗都。年約四旬。寒暄後。知其爲伯衆力山唔段。名司德亞克。甫就坐。司卽曰。聞君善修機。故來相訪。語似德人。貌甚謙遜。余曰。承過

舉。亦徒有虛名耳。司笑曰。無用過。讓我非徒知君才學兼長。且悉君孤居未娶。余曰。汝云修機事。何言及此。司曰。我來固欲君修機。然此不可。以常事論。當極機密。聞汝孤身。必能爲我緘密。是以來訪耳。余疑甚。笑曰。苟我欲洩。汝將若之。何。彼聞此言。目灼灼視我。有頃。乃曰。汝願不洩此事否。余唯之。司曰。我有一打印水機。不甚靈。

汝能往修。當酬金五十。予意若此之巨價。中必有別故。余未敢齒。彼又曰。倘蒙允諾。請於今晚趁最晚車。坐愛福。此地近亞福憲城。約十一鐘。可抵彼。余好先備馬車接汝。予曰。旣到尊處。何用馬車。司曰。舍間在鄉僻。名爾利鄉。實非愛福。予曰。汝云趁最晚車。則抵愛福。坐復馬車到府。修機再回家。視覺太晚。司曰。此事早經想及。但事密。以晚爲貴。屈留舍下一夜。若汝不願。亦不敢相迫。予自思五十洋元。不無小補。故卽允之。並要其述所辦之事。司曰。邇來。予鬻地一方。近關。司曰。漂布土一掘。卽行搬往外邊。易露眼目。

愛福。欲起舍。甫掘下。忽得漂布土。因現下漂布。連有二大地。均乃漂布土。地主尙未知。予擬購之。苦無銀錢。旋將此事道我契友。彼等欲與我將此先買之。小地發掘。以泥賣去。積錢再買兩地。遂辦一水氣機。以助人力。今者該機輪。忽不靈。欲煩汝往修。但此事一洩。非但不能買鄰地。卽前地主。亦必來索錢。故請汝夜往。隱其事耳。予曰。尙有相問。漂布土可用鏟發掘。與水機無

故余等設計。將此機壓土成磚。然後運出。人遂不能知。言迄。司起立握手而別。余乃於晚餐後。雇馬車至柏定。登火車至利定。轉乘車至愛福。即司預約之車站。甫出車站。見司立暗處。以手招余。行近方欲寒暄。彼卽挽臂強我同馳。至一轎式馬車。將我推入。己亦躍入。緊閉窗門。手擊門聲甚大。車卽馳。其速似電。言及此。福問曰。此車一馬所駕乎。曰然。然則此馬何色耶。曰。我被推甚急。未曾視明。福曰。請再下述。海曰。諾。厥後余等在車內。約歷一小時。司曾言由愛

福至其家祇七英里。今以車之速率計之。不啻已行十二英里矣。在車不發一言。有頃。車忽停。司將我臂挽住。開窗跳下草地。強我入室。室門則入。關行經遊廊。遇一婦。手持油燈。形甚華麗。以目視余等。操德語詰司。司卽操德語答之。婦以目視余等。操德語詰司。司再以德言告之。並搶其手中火。推去婦人。引我入一室。請我稍待。室甚淺狹。中有一桌。我卽坐下。司則將燈置桌上。而出。余卽步至窗口。見窗頁緊閉。木柵橫門。全室聲息絕無。不啻身入鬼域。惟有鐘擺颯颯作聲。心中

疑思交集。彼德人爲何許人。在此作何事。並此地你何處。疑竇而出。莫知所措。坐斤响門。忽啟見前所遇婦人。立門首。形極驚遽。以指引我。似不欲我出聲者。並操英語謂我曰。速去速去。毋留此間。我駭不知何意。意不欲行。第云。嫂乎。尙未修機。烏可急去。婦曰。在此與汝絕無利益。請速出。經此門。則並無阻攔。我心性天可表。速出。則害或可免。然余性固執。非徒不欲從其言。且泯滅盡一切恐懼之心。並憶及五十元之重價。辛苦之路程。豈願徒手而歸。機不修。則價亦不

得。又疑此女爲瘋癲者。故依寧然坐。心返泰然。婦方欲再言。卽聞足聲近門首。婦卽由側門逸出。俄見司引一鬚者來。寒溫之下。悉此乃司之經理。名福壽森者。司謂我曰。此側門汝所開耶。余曰。然。因我在此間悶甚。實則乃婦人逸出時所啟也。司遂注視我上下。似有所疑。謂我曰。我將引汝視水機。我隨以帽戴上。起身欲行。司曰。機在室內。無庸戴帽。余曰。嘻汝等豈在室內掘漂布土耶。司曰。否。我簪第用水機壓之。作成磚或石已。第汝毋將此事介介於懷。所須汝者。惟

查察水機並修理耳。言畢。司持燈先導福壽森。與我從之。出行數武。卽登樓。樓上有小室。有直路。有曲廊。有狹徑。有圓轉梯。移步換形。雖智者亦必迷路。都朽爛潮溼。全室淒涼。知此屋已荒去矣。余雖不介意。第思婦人之言。諄諄勸戒。並視此幽秘之密室。能不使我生戒心者。故自上樓至斯。常注意兩人之顏色。觀福壽森之容貌。雖威嚴。聆其言語。一鄉人耳。想亦無甚可虞。行抵一處。司卽心將門洞啟。其內一四方室。屏極狹。僅容一人出入。余與司先入。福壽森留外。司曰。

吾儕現已在水機下。此室之天花板。卽機之壓板。此板往下之勢。實有千萬鈞之力。屋外有水管。逐節引進。節愈多。其力愈大。想此種事。汝已明悉矣。近來此機失力。故欲汝考察。並爲修之。言時。將手中燈授余。余接燈細察機週。知其機實有大力。再出外察視載車之積竿。並積水器。知其水管之一處。稍有微隙。並竿頭中之橡皮。已毀。失力之故。卽在此二端。余因與司述之。司亦細心傾聽。詳說修理之法。一一詳告之。余卽更入此室。欲籍知此機之究屬何用。余想其所

云此機乃爲漂布土而設。乃詭也。豈區區土磚。用如許大之機哉。牆爲板所成。地板上有一空穴。穴中有銅屑。正觀察思索之際。司卽狠狠然謂余曰。汝在此欲作何事。余笑曰。我在此看汝之漂布土也。汝何不明以告我。此機豈爲漂布而設耶。余言雖出口。頗悔己之太不慎。司一聞此說。卽殺氣佈面。謂余曰。吁。我將明以告汝。卽疾趨出。緊鎖門。將我閉室中。余馳至門旁。呼號排擊。手足交加。而門未稍動。口枯舌乾。亦無應者。說時遲。那時速。頃刻之間。橫榦行動。水力。

入天花板。漸漸下墜。其燈當在室中。故余能見其壓板之下行。噫。頃刻間。余將壓爲蘆粉矣。再用力欲擊破此門。終如蟬蛻之撼樹。而天花板已將至頭頂。當時竊計。與其受大痛而死。不如死而不痛。故余欲睡下待死。忽見板壁上有一處微損。余極力破之一。板倒地。遂得生路。側身而出。甫出。卽聞壓板下墜。其聲之宏恍。若山崩。然余身雖得免。而心已昏。身不由主。足弱不前。忽婦又至。右手持一燭火。以左手招曰。汝來汝來。彼等將至矣。我當救汝脫此危。余乃從之。經

一寬路出密室下樓行至草場即聞遠遠有人來。婦急曰彼來矣汝速入此室由窗中躍出。窗檻雖高我知汝必能跳出也。言間司已至右手執屠刀左手持燈。婦即馳下攔住並云汝前日所許不再害人之言忘耶。聞司答曰如任其回。去則我等亦將彼害。彼已知我作爲切不可放。去。則我等亦將彼害。彼已知我作爲切不可放。明方悠悠蘇醒見所睡處已非草地竟在愛福之車站矣。余遂訪同二三人並不能悉司之作爲。乃乘車回伯定等歸後遇一職員見我傷處。將我薦至華醫生處療治。因談及昨夜事故引至足下處。想足下老於偵探必能知此事之原委。但願一復此仇。則感恩不盡矣。

余聞之不禁駭異而吾友則思索片晌即在舊不顧傷在何處。遂望草內亂奔亟欲脫離此厄。不料手上痛極不克奮力前行游目四矚方知手指已被削去血已滿袖。遂將手巾束之再欲前行而痛憤交迫。頃刻跌入草中不省人事。黎明方悠悠蘇醒見所睡處已非草地竟在愛福之車站矣。余遂訪同二三人並不能悉司之作爲。乃乘車回伯定等歸後遇一職員見我傷處。將我薦至華醫生處療治。因談及昨夜事故引至足下處。想足下老於偵探必能知此事之原委。但願一復此仇。則感恩不盡矣。

新聞紙內檢出一紙。謂吾儕曰。我將讀其事於爾聽。隨誦之如下。某月九日。耶利答君。業水機者。失去不知何往云。海聞之。曰。狠哉。想耶利米亦因孩機而被司所戕矣。故司已許婦人不再殺人之言。福曰。據我意。欲明此事。必先愛福一行。余等然之。隨乘車往愛福。至則見四面荒阜。不知所向。卽海亦盡迷其故步。福方問海曰。汝云在馬車中約行十二英里乎。海曰。然。予亦曰。然。既欲殺汝。豈肯再昇汝至車站耶。海曰。我亦不解。余曰。然則余等將何往乎。福曰。余欲往

南行。蓋南方之區。更荒僻耳。余曰。究竟汝知司等係何人耶。福笑曰。我已知之詳。彼乃私鑄銀元之人也。近日我聞各處捕役。均在探察此事。半元之銅洋。已億萬在市。彼等之水機。蓋用以印銅洋之花紋也。若得蹤跡。汝將知我言之不謬。言間。余三人隨往南行。行不數武。卽隱隱有烟騰起。直升雲霄。心知前有火警。見路人問之。知此火起自昨晚。其屋乃斐醫生之屋也。余等遂往前行。近火屋。見一屋滿處火光。屋旁草地內。有水龍三。用心灌救。海恍然曰。此卽司之屋。

其左手之窗。即我由此跳出之窗。其放水龍處。
卽我不省人事之地也。福曰。天道巧矣。爾仇已
自報矣。此火之起。由汝所置之燈而起無疑也。
雖然。我恐彼等已早經逃逸矣。厥後果有人云。
今早見有二男一女。並大箱數隻。在車內行迹
甚速。往荒野而去。余等待火息後。與救火者數

人。往內察勘一周。至一室。見鎳錫散積。然未見
有一枚銅元。想已在大箱帶去矣。其海君所以
由草地之車站者。余等無從查悅。但見草地上
有兩人之足跡。知爲一男一女。則海君必係此
婦人及鄉人英人所救。特不知其姓氏耳。

偵探爲盜

(張燈)

索詐之罪

▲萬惡之密而物等

▲砰然者槍聲

偵探爲盜

北風吹起。嚴寒入肌骨。予與福而摩斯君。自外歸培克街寓所。時已暮色沉沉。鐘報六下矣。忽見案首置一名刺。署經濟商人却而司沃格史忒密而物等。住黑勃斯物之阿白而度亞塔。福擲刺於地面。作怒容。復曰。華生。使子而見蛇蝎。身體亦嘗起膚粟否。然余之見密而物等現像正如此也。予曰。此人之毒。豈若此耶。福曰。其人實乃大慾。專刺取人隱。從而索詐。嘗有一次。以七百磅購一函。不過寥寥數語。而其結果。則至某家。因此而覆滅。其人又雄於財。每作一事。不

務速就。常種因於數年之前。而收效於數年之後。蓋其老成持重。自是加人一等也。尤可駭者。則倫敦上中下流氓。莫不爲其降服。甘爲之僂。子思斯人之魔力。爲何如耶。予曰。今次之來。伊將何爲。福曰。吾以函約彼。子不見名刺背後。有准六句鐘來訪字樣乎。此其時矣。予詢曰。予與斯人曾交手否。福曰。未也。予曰。今召彼來。將何作爲。福曰。吾蓋受一主顧之託。特欲與彼一較手段耳。華生。愛伐白拉瑰爾郡主之名。予當亦聞之。予曰。然。彼實世界之美人也。福曰。今郡主

嫁矣。其儀賓卽杜汝致特伯爵。爵伯爵與郡主實爲一對玉人。但不幸彼萬惡之密而物等。從中作祟。蓋郡主當未許伯爵時。嘗與一少年紳士通信。紳已中落。故郡主時周濟之。而此信函竟爲密盜去。申言郡主如不持巨金來贖。則必上伯爵二人之婚事立敗。以此郡主乃求助於余。令余與密面開談判。倘能劫其函札返之原主。則更善。言至此。忽聞馬蹄得聲。起樓下倚窗眺之。則有馬車一傍堵而停。車門啓。一矮小者。偃身而下。軀微胖。披羊裘外衣。旣登樓。福亦不

容可掬。密見予視已。笑容更展。但曰。密斯脫福爾摩斯。彼爲何人。福冷然曰。是爲吾友華生。密曰。須迴避乎。福曰。否。此事彼盡知矣。密曰。然則甚佳。蓋吾之爲此言。亦無非爲事主謀秘密耳。密斯忒福爾摩斯。今吾儕可開談判矣。汝旣承事主之代理人。則吾所有條件。汝果能完全認諾否。福曰。條件爲何。笑曰。七千磅耳。福則正式告之。伯爵。治汝詐索之罪。密格格大笑曰。汝未

知伯爵耳。實告汝。倘至十四日而七千磅不至。則十八日之婚事亦未必能成。密斯忒福而摩斯。汝當知七千磅之數甚微。而此書則關係甚重。吾所以來者亦爲郡主計耳。今旣不願。則吾欲行。言次。挾大衣將起。福怒極曰。毋嬉語。坐。吾尙有以語汝。郡主之意。未始不欲得此書。但其家亦非擁有巨資者。故最多出二千磅。能力已竭。不能再加矣。密笑曰。郡主之貧。吾亦知之。但其戚屬固多富貴。豈不可呼將伯耶。福曰。此不能密。曰。此亦無可奈何。但吾甚爲郡主惜。言次。

探囊出一函。上蓋徽章。復曰。此一函。但須去其妝飾之半。即可贖歸。彼乃吝之。明日此函歸其夫矣。今郡主事亦類是。密斯忒福爾摩斯。汝固達者。當能權其利害。彼郡主以區區七千磅之故。寧捨伯爵夫人而不爲。婦人之心。慮近而遺遠。猶可說也。獨爾亦復泄泄若是。是誠予所不解。福曰。以予思之。二千磅亦不少。汝盍受此。而返其書。否則並此二千磅亦失之。密曰。吾之貿易。豈僅此一項。赦一將何以警百。福怒甚。躍起。曰。何來此喪天之語。華生速堵其門。毋使出密。